



梦·三国

⑦

黄绢 著

华文出版社

梦·三国

⑦

黄绢 著

华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三国⑦ / 黄绢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06.6  
ISBN 7 - 5075 - 2039 - 0

I . 梦… II . 黄…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6702 号

台湾铭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予华文出版社本书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专有出版权。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06 - 1882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 263 .net

电话:010 - 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 经销

廊坊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1 / 32 开本 7.625 印张 91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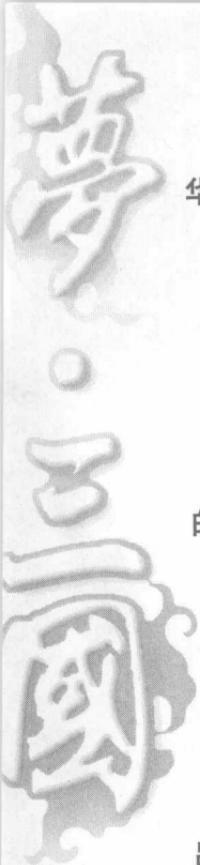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01 - 10000 册

定价:10.00 元

# 人物介绍



**华 绢：**一位年仅十八岁便拥有亿万身价的网络游戏设计女天才。她来自公元 2200 年，但她将莫名其妙地进入最为世人称道的三国时代一展才能。

**白 晴：**传闻为秦国名将“魔刀——白起”之后，其用剑之精，连狂妄的吕布亦自叹弗如，十八岁的她，是华绢遇上的第一个三国人物。

**吕 布：**本名吕奉先，因遭“天论堂”追杀而易名为布。一套家传绝学“搜神诀”据说为秦国宰相吕不韦所创，一心要报十数年前的吕府血海深仇，后来更凭其绝世武学被公认为三国第一高手。

**张 辽：**原名耶律辽，手持兵器是十天神兵之一的“玄天武豹”，武功造诣颇深，原为“天论堂”大刀旗



旗主，受吕布之影响而改投其下，后为吕布的左右手之一。

**武论尊：**谜一样的人物，其所建的“天论堂”是个非常神秘的组织，但据说创始人是当年的“剑神——刘邦”。其为人城府极深，一招“七重浪”威力惊人，是吕布欲杀之而后快的绝世高人。

**黑 鹰：**杏花村村长，事实上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的后代，一心以复兴西楚霸业为己任。为人果决，武学修为无人得知，目下亦是仙族族长。

**涅 槩：**仙族首席谋士，拥有洞察与分析长才，是黑鹰十分倚重的一名幕僚，亦是仙族未来争霸天下的重要角色之一。

**御冰剑：**仙族第一剑客，一手“寒冰剑

“连环计”名震仙族，为人颇自傲，但却极为忠义，与涅槃同为黑鹰的左右手。

**瑜儿：**仙族族长黑鹰之女，与御冰剑相恋，却因为项家的未来必须嫁给“五斗米道”的张鲁。用的兵器是一对短刀，与华绢和白晴以姐妹相称。

**风神武士：**头戴斗笠、身着奇异武士服装的绝世高手，手上的两把一长一短、一黑一白的弯刃长刀为其标志。以接受任务及暗杀为生，目下受“雇主”委托，贴身保护华绢。

**清风臣：**华绢于长安客栈偶遇的一个怪人，不但饱读诗书，更狂妄不羁，他关于“连环计”的情报提供，给了许多令华绢惊讶的消息。



**白 狂：**白晴之父，前朝秦国名将“魔刀——白起”之后，是桃花仙源“白家堡”堡主，一生视反汉复秦为己任，但固执己见，与王世勋亲如兄弟，并打算将白晴嫁给王世勋的独子王群。

**王世勋：**前朝秦国名将“剑皇——王翦”之后，是桃花仙源“王氏剑庄”庄主，与白狂相同，以反汉复秦为己任。为人敦厚儒雅，是“怒剑八式”嫡传弟子，一心想雪当年先祖败于“诛龙剑”之耻。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荒唐告白	1
第三十二章 嫁下刀歌	17
第三十三章 诛龙再现	91
第三十四章 战端又起	139
第三十五章 黑鹰之死	185

荒唐告白

第三十一章

旗幡招展，刀枪箭戟无不排列得井然有序，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的士兵布满山丘，一切尽显军队的严整及主事者高明的布阵谋略。

山丘一处的平台乃是此军的帅营之地，从此方位可一览无遗地看尽东面平原与吕布大军营地的虚实，不论对方打算偷袭还是出军，皆隐瞒不住。

董卓唯一的女婿牛辅面如锅底，满面虬髯，力大如牛，以一对板斧为贴身兵刃，目下为董卓的合法继承人。

他满面春风地望着山下的吕布大营，十分得意地向四狼赞道：“贾先生不愧为凉州军继李儒之后的首席谋士，不但善于谋略，更工于行军布阵，凉州军能在失去李儒之后得到先生相助，这可真是我羌族之福啊！”

李傕笑道：“元帅说得没错，先前咱们满以为李儒是要令王允、吕布等人中计，才会安排董少主孤身涉险长安，谁料到他竟包藏祸心，打算将董少主害死以自立为王，所幸贾先生识破了李儒的诡计，



咱们才没有在董少主被害死后做他的陪葬。”

郭汜亦附和道：“没错，贾先生的计谋可谓天下无双，把自以为武功盖世的吕布唬得一愣一愣的，还以为咱们是不敌才会退守山谷的。不过……恕郭汜愚昧，我左思右想，实在不知道贾先生接下来要如何对付那只有匹夫之勇的吕布。”

众人所谈论的贾先生，正是目下头戴纶巾、眼中流露出无限智慧的贾诩。面对名义上皆为自己上司的牛辅众将，他没有正面回答郭汜的问题，反而问道：“不知樊稠与张济两位将军有否将埋伏在山丘东北方的三万兵马好好安置？”

李傕微微一愣，道：“贾先生放心，樊稠与张济两人已遣士兵回报，已将三万兵马安置在前方河川上游处，只待贾先生一声令下，便能直奔长安杀它个措手不及。”

“此事稍后再议，目下咱们要做的是，让埋伏的三万骑兵好好休息。从现在开始，要麻烦元帅将这里的五万士兵分为十

组，白昼黑夜一天两次，遣小将领五千兵力下山与吕布军交战，且只准败，不准胜。”

吕布“只准败，不准胜？”目光没有离开山下吕布大营，贾诩点头道：“咱们凉州军现在总共的兵力与吕布相差无几，但诸位将军不要忘记，尽管吕布是名匹夫，可是他的武学修为在两军之中无人能及，而这将会是决定两军胜负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运用一些诡计，令吕布的军队士气低落，最好的方法，便是日以继夜地不停骚扰他们休息。

“只要吕布的军队没有足够的体力和强盛的士气，到时候再派遣养精蓄锐多时的三万骑兵直奔长安，定会造成吕布军军心大乱，急着想要退兵援救长安。此时咱们再将兵力集结，挥兵直取意欲退兵的吕布，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可是长安城内不是还有近八万的守城军吗？樊稠与张济仅三万的骑兵，又怎有足够实力将长安城攻下呢？早知如此，当初与吕布交锋之际，我们就不该假装不



敌让近三万流散的士兵各自逃难，若这些兵力没有流失，加上目下咱们现存的五万凉州兵，用来对付长安守军将绰绰有余。”

贾诩胸有成竹地道：“各位可别忘了，守城军大多是咱们凉州子弟。只要樊、张两位将军散播吕布兵败的消息，且对投降元帅者既往不咎，王允不过是一介庸才，那八万守城军还不反成助力为我们所用？何况，当日自长安流亡出来的凉州军又良莠不齐，说不定还埋伏着王允的人马，以败退的方式令他们以为难有作为而离开，留下真正忠于羌族的士兵，这不是可避免消息的走露吗？”

众人的临时讨论暂告一段落，最后贾诩再三嘱咐需要注意及小心的细节后，李傕等人这才准备各自离开，分头进行。

正此时，忽有一人道：“老子有疑问！”

说话的是目前众人名义上的统帅牛辅，贾诩一派斯文地问道：“元帅有什么意见吗？”

天生一副大嗓门，牛辅如嘶吼般地说

道：“老子不喜欢在这黄土堆上等待贾先生的计谋生效。照老子的意思看，老子既然是凉州军的统帅，便要参与偷袭长安城的任务，而非蹲坐在这里发呆。”将双臂往后绕了一圈，又道：“瞧，老子这两条胳膊都快生锈了呢！”

“这……但元帅乃是千金之躯，岂能在阵前与敌交手？”

牛辅不悦地望着李傕道：“老子说成便成，想当年岳父亦是徒手打下这不世基业，没道理我牛辅便不行。”

李傕等人还想劝说牛辅不要涉险，却听贾诩道：“既然元帅执意身先士卒，那便照元帅的意思办好了，亦让吕布瞧瞧咱们元帅的厉害。”

众人听了大喜，又开始继续歌功颂德般地称赞贾诩的神机妙算与牛辅将如何击杀吕布军，等等。数刻过后才纷纷向贾诩与张绣告辞，各自分头去处理事情，只留下张绣和贾诩两人原地不动地目送众将。

望着众将离去的背影，从头至尾不吭一声的枪王张绣徐徐开口道：“此次真如



你所言这么顺利吗？”

一改适才地位超然的态度，贾诩诚恳地向枪王张绣道：“主公放心，此次的行动定会如贾诩所言般顺利进行。且如果进行得完美，说不得会成为一石三鸟的绝妙好计。”

“一石三鸟？”

“没错，凉州军为石，而长安城、吕布及牛辅四狼等人，则为贾诩眼中的三鸟。”

张绣不解地问道：“哦！此话怎讲？”

“牛辅与李傕四人，皆有坐拥长安、号令天下的野心，目下虽然李傕四人因牛辅为董卓名义上的继承人，故奉他为凉州军之首，但只要一有机会，这四人定会不择手段地夺取控制权。

“此次吕布来袭，不啻为四狼最后的一次机会。尽管四狼仍对牛辅唯命是从，不过是因为牛辅乃是目下名义上最适合接任凉州军统帅的人选，但若凉州军果真击退吕布，取回长安，情势该会有与现在迥然不同的转变。”



“但你从头至尾仍未说出对我有何好处。”

贾诩微笑道：“主公不用心急。吕布确实是个智勇双全的武将，只可惜早已落入贾某为他设的陷阱之中，这将会令他一败涂地，铩羽而归。但不敌凉州军并非代表会命丧于此，以吕布那深不可测的修为，要生离此地亦非难事。届时，自不量力、亦欲杀他以提升自个儿声望的牛辅等人，说不定会一个不小心反被他宰了。这是贾某一石三鸟之计最完美的结果，如若牛辅与四狼皆意外地死在吕布的神戟之下，主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坐上长安城城主之位，十数万的兵力掌握在主公您的手上，割据一方的时机将指日可待。”

张绣听后喜道：“妙极！妙极！只是贾诩不过是预测牛辅与四狼会因为追杀吕布反而被杀，但这毕竟不是个妥当的法子。”

明白张绣所言，贾诩将目光注视一方，答道：“这自然是个赌运气的方法，但贾诩决计不会令主公失望。”